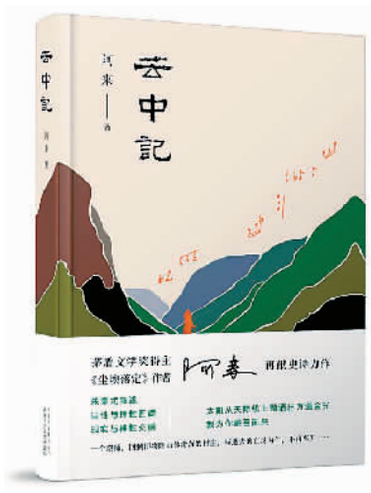
◎作家近况

阿来：让文字放射出温暖的光芒

本报记者 **杨　鸥**

那场惊天动地的汶川大地震过去10年后，作家阿来动笔写下了长篇小说《云中记》，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地震中消失的城镇与村庄：一个祭师，回到即将随山体滑落的村庄，与逝去的亡灵为伴，不再离开……阿来以一种史诗的气势、乐章式的叙述结构，以虚构的云中村为例写出人性的尊严和命运的悲怆。

阿来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回响着莫扎特《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阿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家**阿来**，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云中记》等。

“这个题材一直放在心里，与生命融为一体，也不经常去想它，它会自动地在脑海里呈现，终于有一天它变得清晰起来，让我想把它写出来。”写灾难有很多作品，如何书写灾难却有很大差异。阿来一直在探索属于自己的书写灾难的路径，经过长达10年的沉淀思考，终於找到了他的独特表达方式。

地震以后第五天，阿来在一个死了七八千人的镇上帮忙，他觉得自己要在场。那天晚上，所有抢救都停下来，阿来回到车上，灯光关了，四周安静下来，阿来突然发现天上星星很明亮。因为看了那么多死亡，觉得对死亡没有恐惧了。

阿来说：“当时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除了哭泣和痛苦，我们还有什么方式能够面对死亡？这么多死亡的发生应该对活着的人是一场精神洗礼，但是为什么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学作品没有这种东西。可能跟中国人的观念有关，儒家认为未知生焉知死，不讨论死，不讨论那些神秘和虚无的东西。佛教认为所有好与坏都是因果链条，这些人同时死亡，难道他们在上一世有同样的因缘？解释因果，我们就失去了对生命、对命运的讨论，所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在那个时候阿来特别想有点声音，他翻到了在车里常听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一个面临死亡的人，直击自己在死亡之前跟死亡发生对话，不止是痛苦，不止是恐惧，有对生命的华美和庄严的强烈的表现，阿来觉得这真了不起。

阿来那时没有想过要写地震。又过了五六年，阿来的一个搞摄影的朋友回访灾区，拍了几张照片，照片里有一个羌族村子的巫师，拿着羊皮在舞蹈，从此阿来心中就有了这个形象，再想起地震，这个形象很固执地不断出现。去年5·12地震10周年的时候，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阿来突然泪流满面。10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他开始了书写。一开始出来就是这个祭师的形象，一个人，一个村庄，照片里的这个人动起来了，阿来只是追踪、记录，把他这些年来对这场灾难的思考、感受融入进去。因为对羌族人的生活不太熟悉，所以阿来想在小说中换一个场景，换成自己熟悉的藏文化。

阿来意识到，中国人面对死亡，一时悲痛，然后把这个悲痛交给时间去打磨，然后遗忘，而没有从中得到对生命哲理性的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尤其是面对这种灾难性的、群体性的死亡，阿来觉得应该有一些洗礼性的东西。阿来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每天都放《安魂曲》，他想从西方文学艺术处理灾难、对待死亡的方式中得到启示。

“之所以从一个祭师入手写这本书，是由于祭师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形成桥梁。”阿来说。

写完这部作品，阿来觉得心里老搁着的一个东西就放下了，对他来讲也有一种自我解脱，那确实是过分血腥、过分残酷、过分沉重的东西。

在这部诗性盎然的小说里，阿来赋予万物灵气，花鸟、天地、山水之灵，皆在小说中出现。如评论家王春林所说，阿来写一个人回到废墟的村庄上，最后他所抵达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既开阔又有极大的纵深度，真正达到天地人生共生共处的豁达的境界。不止是那个人，不止是叫云中村的村庄，还有一众早已经逝去的亡灵，还有亡灵的前世今生，有山、有水、有动物、有田、有地、有大自然。借助这样一个很小的切口，阿来打开了一扇窗，有一整个世界的涌入，有自然意识、社会意识、人类意识，甚至也有一种宇宙意识的表现。所以读这部作品我联想到两部中国古典的作品，一部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另外一部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阿来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他已经占领了一个世界、但是他又总是能够开拓出新的天地的作家。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放到阿来从《尘埃落定》一直到现在整个作品系列里看，《尘埃落定》《格萨尔王》《机村史诗》，包括《蘑菇圈》《三只虫草》等等，最后到《云中记》，这就是一个宏大的建筑，到《云中记》这是宏大的建筑一块封顶的石头摆好了。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写汶川地震，或者说汶川地震是它的艺术上的出发点，但未必是它的目的地。在这个小说里，云中村既是这样具体，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寓言性。这里面有浩大庄严的东西，这种浩大庄严里既有生命之命运，也有文明之命运，涉及到一个藏族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个古老民族的生活意义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在阿来看来，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生活的能力。作家不能光靠灵感来写作，写作需要积累和沉淀，对事物有更本质的认识。

读书、写作、行走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读书是为了更高地理解这个世界，行走是为了更深地体验这个世界，一年中他有一半时间在外行走，一半在农村，一半在城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读的书各学科各门类都有，写这样一部小说，要了解宗教知识、地震知识、地理学知识、自然界的知识等等，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笼统的形象，而是通过具体的一棵树、一朵花、一块岩石等等呈现，所以要在行走和阅读中观察了解，同时在行走中深入社会，观察社会，增加阅历。写藏区生活是写他熟悉的生活，他表示，也许要用后半生去熟悉城市，书写城市。

◎创作谈

野心应被白云留

——《野云船》创作手记

刘耀辉

记得在一本书上读到过，我们这个行当的开山祖师安徒生，有着在旅途上搜集各种小东西的癖好。这些小东西能使他回忆起过去，重新唤起他在拾起一块镶嵌画的碎片、一片榆树叶或一块小小的驴蹄铁的那一瞬间的心情。很荣幸，我和安徒生一样，也有随处捡拾小东西的习惯。

这部长篇小说《野云船》里写到了孩子们到崂山脚下的海滩上寻找试金石。实话说，我没有寻找过试金石，但确曾在海滨捡到过不少可爱的小东西。其中有一块小石碑，还直接促成了这部小说的诞生。

与这块小石碑结缘，是在前年的一个夏日傍晚。当时我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看日落，边信步边构思着新小说要怎么写。小说的主题已经确定了，就写我所熟悉的海岛少年；名字也已起好了，就叫《野云船》；人物塑造也已有谱儿了，就以楚天舒、楚天阔兄弟为主；故事走向大体上也已理清了，就讲孩子们的诗意远航与心理成长。可是，我心里总觉得还缺点儿什么。缺的究竟是什么呢？

刘耀辉著

天天出版社出版

我正这样思索着，那块小石碑便有如神谕一样降临了。夕阳下，它静静地趴伏在岬角下的乱石滩上，黑得耀人眼目。我捡起来摩挲着，惊喜地发现它的正面竟然刻着一个字——“悉”。这是一块只有巴掌大的残碑，不知是经历了多少岁月的遗存，也不知被洋流裹挟着走过了多远的路，棱角都已被打磨得莹洁圆润了，字迹却依然完整清晰，依然神采奕奕。哦，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我由衷地赞叹着，蓦然觉得心里的某个地方被一下子点亮了。

是的，新小说里缺的不是别的，正是我自己啊！虽然为了写好它，我已多次奔赴灵山岛、长门岩、青山村等地采风，却仍停留于一个过客的身份，仅仅满足于和渔家少年交朋友，对海岛风情做体察，而并没有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岛上去，更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渔家。

“悉”者，采心也。我想，大海之所以要赠我这块小石碑，是因为它明白我的心事，洞悉那个深埋在我心底近20年的秘密。

那是1997年的冬天，我随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野外进行考古发掘，每天都十分繁忙，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亲爱的弟弟刘小伟竟然自行结束了生命。那一年，他还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家人想尽办法瞒着我，直到我回家过年时才得知此事，我被噩耗狠狠地击倒了……时至今日，我仍没有勇气去探究当年在我弟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隐隐觉得，这一切肯定与我有关。

这一变故给我造成的心灵创伤是无法弥补的。这么多年过去，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从不跟任何人提及弟弟。

捡到那块小石碑后不久，我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那几天里，我想明白了我的天命：既然选择了写作之路，那就只有直面人生，直面内心。由是我在发言中谈到，儿童文学创作“唯有发自肺腑，方能沁人心脾”，由是我也下了决心，要在新作中把自己“摆”进去。

去年清明节，我终于鼓起勇气回了一次睽违10年的故乡。在弟弟的坟前烧化完纸钱后，我告诉他：“你哥纠结了好长时间，最终还是决定遵从内心，辞职到大学任教。这样我就有时间写更多的小说了，而这在写的这部小说，主要就是写你和我。你虽然已走了20年，但一直都活在我的世界里。”

回到青岛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写作中。不知是不是为潜意识所支配，我把楚天舒写死了，而让楚天阔、张琴子等孩子好好地活下来。楚天舒是我自己投在小说里的影子。我让这个和我一样的北大人为了救孩子而死，其实是对我自己进行了宣判。在我的心灵最深处，我至今仍希望能以自己的死来换回弟弟的生。而当写完这部小说后，我意外地发现竟然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我突然觉得从此可以放下愧疚之情，坦然地面对弟弟的灵魂了。

曹雪芹的友人张宜泉曾经赠给他一首诗，尾句是：“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这里的“野心”，既不是政治野心，也不是文学野心，而是寄身山野之心，与自然为友之心。虽然自知无法望伟大的《石头记》之项背，我仍深深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都能从我的这部“小石碑记”中，读出自己的一份“野心”来。

◎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研究

走出妈阁这座城才是赢家

李　然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以妈阁为讲述背景，以赌为线索，以一个女叠码仔和三个豪赌徒为叙事载体。这是一个关于情与恨、赌与输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人性与赌性的故事，更是透晰妈阁城原罪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讲着一个结局：城外的人可以轻松进来，但城里的人往往难逃出去。

神秘的妈阁城被判定以多重用途：用以解忧、用以解压、用以发财、用以猎奇。对梅晓鸥而言，妈阁城是用以报复的，而报复的方式就是以赌惩赌。晓鸥与妈阁城的缘分除了报复的动因，传承的基因也不容小觑。早在五代以前，祖爷爷梅大榕即以几十年赌涯尝尽“三更做乞丐、五更做老财，横渡太平洋的航程几千海里……经历了几十种人生与几十种家境”的刺激，并输光衣物后纵身投海。这种基因在梅晓鸥的体内一直藏匿着，直到被嗜赌成性的恋人卢晋桐一次次辜负，直至他第二次将手指断然切下的一瞬，梅晓鸥的赌性与仇恨被彻底激活了。

如果赌博只是一个数字，梅晓鸥似乎已经成功了。她将史奇澜、段凯文等卢晋桐们带进赌场，看着他们昼夜厮杀，用他们的弹尽粮绝实现了自己的宝马、别墅、职场地位与报复的快感。因为报复，梅晓鸥损失了光阴，损失了亲情，损失了自信，最致命的是损失了底气，因为她的报复中闯入了爱，爱让她对报复有了忌惮和胆怯。

严歌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妈阁这座城非人类与社会的必然需要，更非进阶产物，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赌博。赌有人贪婪、有人侥幸、有人好奇、有人失控，有这些人，这座城就有了生命。

有关梅晓鸥们的故事似乎讲完了，更多和他们一样的故事还在这座城里不眠不休地重复着、演进着。

《妈阁是座城》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是一个另类。故事很好看，人物也有独到性，但究竟想表达什么，想写什么样的人生，作者自己可能也是模糊的。这本小说出版后，同名电影也投拍，即将上映。

周洁茹：用食物写故乡

陈培浩

周洁茹写故乡，是一种疏淡高古的张岱式小品文笔法，写时间凋零中难以割舍的亲情和乡思。周洁茹写故乡，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双亲、饮食和回望。

饮食散文在中国散文中也是浩浩荡荡的一脉。李渔的《闲情偶寄·饮馔部》谈饮食，不在大快朵颐的口腹之欲，而在一份士大夫的情趣和妙悟。清代以降，中国散文家谈饮食，很少脱于李渔式的情趣和妙悟。

周洁茹通过饮食谈故乡，与他们却大不相同。由食物谈故乡，在她也不仅是表达舌头上的乡愁，更是通过饮食发出人在时间中日益懂得却又日益凋零的恒古感慨。“回家过新年的前三天，我的牙突然坏了”，这是《牙》的开头。“我回家的意义，一是看父母，二是吃好吃的，我也想不出来第三个意义。一年一次的盼望，竟然毁在一颗牙里”。这里，牙/吃/家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周洁茹找到了“牙”这个巧妙的点，撬动了食物与故乡与亲情的齿轮，并让它突然缺位而由失衡创造意义。再看《鱼片干》，父亲已经吃不动最爱吃的鱼片干了。食物真的是牙齿的记忆，于是想起了童年时父亲每个周末总能买到一只烧鸡，“那可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烧鸡”。可是后来，满世界都可以买到烧鸡，“我们都觉得，烧鸡越来越不好吃了”。她还是忍不住把伤感说出来，坏掉的牙和不好吃了的烧鸡背后，满满都是时间节节燃尽的味道。这就是周洁茹的食物和故乡，她总是轻松地拎出一个故乡食物的线头，信笔拉拽，最后拉出的莫不是时间已逝的疼痛。且再看这一段：

绿豆蓉饼和大麻糕，根本就是两种东西。大麻糕热情，浓郁，馅重皮酥，冲出烤炉的瞬间，简直金光闪闪。绿豆蓉饼就很轻简，熟软馅心，饼皮都是清淡的。我后来爱上素菜馆的绿豆蓉饼大概也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吧，做减法的人生，能够拥有的越来越少，时间与牙。有时怀念起故乡的食物，也不过是在怀念故乡的少年时代吧，放声大笑又放声大哭的热烈。

在周洁茹这代作家的身后，一个剧烈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展开。这一代作家回望故乡饮食，断不可能像李渔那么悠然风雅的，一种永远在路上的身份焦虑将持久地折磨着现代人，迫使他们千方百计地重建精神故乡。

欧洲华文文学创作异军突起

本报电（刘　瑛）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和德国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欧洲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五届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年会”日前在法兰克福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与德国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们齐聚一堂，共同研讨欧洲华文文学的创作与趋势。

近几年来，欧洲华文文学创作异军突起。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的会员们在短短的几年里接二连三地出版个人专辑，且题材日趋多样化：从儿童文学到科幻作品，从诗歌散文到政论时评，以及题材广泛的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表现的主题逐渐由抒发个人情感和思乡愁绪，　转向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以及向更深层次推进。

前来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带来了高质量的研究欧洲华文文学的论文。陈公仲、程国君、陆卓宁、卢新华、周励等专家学者们不光从宏观上论述了欧洲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特征，也具体研究了欧洲华文作家的作品与创作，对作品中所蕴含的意义和思想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的刘瑛、昔月、阿心、丁恩丽等9位会员各自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会。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欧洲华文作家的作品大多富有个性，带有鲜明的地域叙事风格，欧华作家还应该多方面借鉴学习，力争创作出具有更高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经典作品。